

目 录

贵州民党痛史·····	周素园（遗稿）	（ 1 ）
红二方面军长征在贵州·····	董有刚 于建章编写	（113）
回忆贵州大学反迫害反饥饿学生运动 ·····	朱文达	（135）
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		
在贵州起义经过·····	王伯勋 王景渊	（150）
一九四九年贵州省绥靖区起义经过 ·····	肖开训	（176）
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·····	邱秀虎	（193）
贵州成义茅酒（华茅）纪略·····	华问渠	（225）

贵州民党痛史

周素园（遗稿）

第一篇 胚胎时期

第一章 时代落伍者之贵州

痛史何为而作也？曰：悲贵州民党之败衄也。中国之民党，几无适而不败衄，奚独悲夫贵州？曰：贵州之为行省也，地形限之，人智僂之，物力困之。自设治以来至于今，其思想，其知识，大抵时代之落伍者也。于此而有崛起之民党，艰难奋斗，与旧势力肉搏，不量轻弱，以改造国家、改造社会为己任；任重道远，卒至败衄，而不屈不挠之精神，可歌可泣之史迹，要自有其不可磨灭者。中国之民党，其轮廓庞然以大，其翕受汪然以肖容，虽败衄于目前，而最终胜利之我属，断可识也。贵州自民党蹉跌以还，旧势力立见恢复，且益滋蔓盘亘焉。余大惧时代落伍者之徽号，将遂永续特睹吾侪之子若孙，而同志当日之断头流血，汔为无代价之牺牲也。呜呼，岂不悲哉！余既在事之一员，徒以死亡之余，志气恭靡，不复能重整旗鼓，竟同志未竟之绪，俯仰愧怍，无地自容。而方闻旧势力之战胜者，以摧辱吾党为未足，奋其私智，犹欲闭户造谤，厚诬我同志于九原，余不得已，勉竭鄙思，述往

事，告天下。若改革事业，本乎人心之同然，应乎时势之需要，则压抑之反动，适足导黑暗于光明。曩之得祸益酷者，后之孟晋益未可量。兴言及此，余又甚盼夫已氏之著作，早日流布，以引起社会之正当评判也。

第二章 中日战后之古学复兴

将有科学世界之欧洲，先有文艺复兴之一瞥；将有明治维新之日本，先有尊王攘夷之国论。黑暗时代，世人大抵入于睡眠状态中。及好梦乍回，觉眼前一切，胥无足当意。而精神、欲望，不可不别求所以满足之。于是复古之概念，遂为此时之产物，进化阶段，无东西一也。中国自明世以八股取士，士之沉溺不悟者，锢其思想，蔽其知识，童而习之，白首而不见其际，其于政治学术，犹扞烛扣盘者之暗中摸索也。各省同然，贵州尤甚。世界大通，欧美人挟其船坚炮利，以闯吾门户，而扶吾藩篱。沿海诸行省，渐知讲求西学，而贵州之蒙瞶自若。洎乎中日战役，地坼天崩，国际激刺，始予山中人以深刻之印象。先觉者流，相率发愤自强。会天津严修督贵州学政，益以倡导风气为己任。修学无专门，杂治汉宋，然好奖训士类，推挽后进，慕郭林宗许子将之为人也。士有一行之善，一艺之长，修皆表彰而礼貌之。按部至遵义，绥阳举人雷廷珍以所著书来献，修瞿然起敬，曰：不图遐徼，乃见宿儒。返贵阳，亟延致廷珍，而筹备经世学堂。经世学堂者，就学古书院改设，仿四川尊经书院办法，而缩小其规模，学生定额四十名，即以修历试所得高材生调充之。分授经史、时务、算学诸科。聘廷珍为主讲。修间亦执经坐隅，

为诸生率。其勤恳加人一等矣。雷门弟子，称其师昌明绝学，通达治体，虽郑、莫有所不逮。非雷门则谓廷珍实肤浅，掀拾唾余，妄自夸大。（廷珍授小学，谓动从重从力，力重故动，以形声为会意，其诂误后学多此类。）修长者，为所给耳。此两派既互诤以求胜，则不得不乞灵于故籍，以自张其旗鼓，用是治学者转益夥。然修解任去，廷珍失庇荫，卒舍贵阳而适兴义。身歿之后，著述亦无传焉。代严、雷而兴者，有长沙吴嘉瑞。嘉瑞邃于佛学，主变法，有康党之目，言论丰采，隐然动人。学者多宗仰之。嘉瑞亦喜结纳。稠人广坐，酒酣耳热，纵谈革命不讳。要而论之，自甲午以还，黔人优秀分子，或赞成，或反对，或直接，或间接，几无不与此三家有关系。然揭穿政治黑幕，言人所不敢言，吴派影响，实较严、雷为巨云。

第三章 科学会

经世学堂之设，严修谆谆注重算学，颇引起黔人科学上之兴趣。顾其时分门别类，尚无具体程式。且得书尤不易。上海制造局之译籍，已难能而可贵。求更进于此者，乃无有矣。大抵学者各因其性之所近，以择业而从事。前无师资，为力倍勤。然偶有创获，声闻随之。科学会者，彭述文、漆运钧、平刚、张铭、胡肇安、傅文堃诸人所组织。其目的有二：一修学，一革命也。始述文读王夫之、黄宗羲遗著，种族问题盘亘胸中，兼鉴甲午以还，割地丧权，国将不国，治者阶级即属同种之汉族，已不能容忍，况于盗踞华夏之戎裔。九世复仇，春秋大义；将藉研究科学，广集同志。又以乐嘉

藻素号稳健，戴为会长，以避免社会之指目。久之，章炳麟《檀书》传至贵阳，平刚首起剪发，清吏大恶之。欲被以罪，乡绅于德楷为解，乃迫令去之日本，聊示放逐之罚。漆运钧、胡维安亦先后负笈东渡。张铭则有所营。科学会由此瓦解。述文两任官立学堂教员，未几皆以鼓吹革命斥黜。提学司陈荣昌，笃于君臣之伦者也，闻革命党近在亲辖校中，为之惊惶不食。一日，出不意骤诣学堂，检查学生课本，见无叛逆字句，得不深究。述文性严急，好面折，弗能泛爱容众，遇事喜持正论，不甚讲求策略。提倡革命阅十年，地望益高，而亲附益寡，终乃合并于自治学社，为共同负责之一员。然述文信其所守，穷而益坚。后生小子受其人格之感化，始知特立独行之足慕，而随俗波靡之可羞，风气为之一变。述文亦侔乎远矣。

第四章 张铭之失败

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古之所谓豪杰之士，吾于贵州得一人焉。曰张铭。铭老儒，年近五十，颇治旧学。一日尽弃其素业，而从事革命之宣传，既与彭述文、平刚等结合而组织科学会，兼任乐群学堂及公立师范历史地理教员。每至华裔界别，种族废兴，辄就跟前指点，慷慨激昂，青年多感化之。铭念教育收效，未可以岁月计，欲实现其主张，非联络多数同志不为功，乃倾身纳交绿林豪客，以其中魁杰时相往还。又遣子从军，察士兵之热诚者，引至其家，铭自与饮食燕语。久之，此两种人皆畏爱铭，若严师慈母，生死惟张先生命。铭又得同志曰胡成九、赵均腾、文崇高、吴冠、倪克荣、朱

培等。成九、均腾皆鄂人，从岑春煊来，能伺察官厅动静。崇高武备生，通军事学。人才粗具，设机关部于华严寺。分会员为普通、特别二类。特别者得参预谋议，普通者奉行教令而已。一切规约，不立文字，专用脑记，以免泄漏。通书日本，请示方略。时孙文创同盟会于东京，平刚为贵州支部长，于德坤为评论长。读铭书，集议其可否。刚主急进。德坤主缓进，以为贵州不当为天下先，地非其地，时非其时，人非其人。其词甚辩，会员咸赞之。刚绌于多数，独以私人名义复铭书，促其相机发难。会萍醴起义，铭谋响应，部署夺门，有日矣，为清吏侦知，名捕铭，铭亡命至修文，匿王国军所。密令国军约束同志，夜袭军械局。捕者踵至，国军及其弟国清皆入狱，铭幸免。然贵州已弗能立足，流转至大河南北。又如云南，与当地军人刘三元、郭延龄、陈润德、刘晓岚、吴畴鸾、殷承猷、李根源等有所布划。又加盟于自治学社，函告留黔党员，听张百麟指挥。意在两省提携，一致动作。其后辛亥革命，滇黔独立相距不及一来复，果如铭所预期焉。

第五章 彝族派包办教育

办学，大事也。而清吏之措置，卤莽灭裂。光绪二十七年，各级学制一未设备。巡抚邓华熙已禀报创办贵州大学堂，建楼台于浮沙之上，非不美也，奈根本飘摇何？逾二年，改高等学堂。又逾年，再改高等预备科。举棋不定，耗财废时，至是而官吏办学之勇气，索然不能自振。民间挟袂者，有于德楷、乐嘉藻之公立师范学堂，组织完善，规制谨

严。然私家财力，到底不能持久。中道停顿，嗣响闕如。于是贵族领袖之唐尔镛，因缘时会，崛起而承其乏。在尔镛初意，不过热中利禄，藉作仕宦之捷径；亦会历任院司，皆与其大父唐炯有雅故，故尔镛言无不听，求无不遂。凡索款荐人，朝上议而夕相可。尔镛意得甚。而趋时干进之士，利于傀儡有人，役奸智以投之，呼朋类以附之。假公济私，党同伐异。侧媚便嬖者，疏逖皆见亲附；正直刚方者，旧交亦终割席。驯至欺天罔人，流毒桑梓。尔镛晚年居京师，见人辄涕泣忏悔，然已无及矣。尔镛初办师范传习所，分配毕业生于各属。续办通省公立中学堂，所有学田、义谷、宾兴款项、科场经费、三书院膏火，会垣数百年之积累，一切拨充该堂基金。预计逐年添班，比及五稔。每年有毕业生一批，散在社会。又办优级师范选科，别入大宗流动金。尔镛左右出力者，为任可澄、何麟书、陈廷棻、华之鸿等。中优授课，计钟点给薪。薪之丰，虽官立学堂弗敢望。任可澄每星期担任教授二十八至三十二小时。尔镛盛称可澄贤劳，或曰，劳诚有之，亦利其酬之厚尔。尔镛又网罗人才，培植羽翼。熊范舆、陈国祥、蹇念益、姚华，各以官费留学日本。尔镛顾挪移校款，月给津贴。又发起教育总会，尔镛自为会长。其内部私议，则以国祥拟学务公所议长，范舆拟法政学堂堂长，念益拟地方自治会会长，盖駸駸由教育范围侵入政治范围矣。刘显世者，土豪而攀援贵族，袭乃父官札兵权，虎踞兴义。（兴义界桂边，广西游勇不时阑入，官札条陈大府，愿率子弟捍卫乡里，官给一营月饷，也得三营额兵，但乞优假

事权，俾资号召，黔抚某利其费省而事办，遂授官礼靖边三营统领，刘氏得树势力，实始于此。）与尔镛遥相应和。其徒党某，犹虑此两人交不固，则百方撮合，使尔镛子聘显世女为妇。既成，某自炫于众曰：“使慰慈（尔镛字）势力达于省外，如周（显世字）势力进于中央，此吾入党略成功，非普通婚姻关系。”其言之不作如此。时贵阳私立学堂卓著成绩者以十数，大率枵腹从公，甚或破产助用，然不游唐氏之门。尔镛皆熟视无睹。而学界负节概者，亦疾其醒醒，以奴颜婢膝为大辱，不期群集于平民派旗帜之下，与贵族派对抗，壁垒形成，战争由此开始矣。

第六章 《黔报》之发行

报章之职务，于社会无所不问。而在革新初期，其需要尤迫切。甲辰乙巳间，国内收回权利之运动，风靡一时。贵州亦发起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，推李端棻为总理，于德楷为协理。立案招股，防止外力之侵入。当是时，端棻之清望，德楷之干略，黔中殆无第三人足以颉颃。而所主持之事业，竭蹶丛脞，良不见有何成绩。周培艺言于德楷曰：“凡公共事业，类非一手一足之烈，今吾以热诚倡率，而社会冷酷报之，此非社会有不足于我也，患在愚昧而无知。”谓宜将路矿暂搁，转从开通民智入手。发行日报，举指导社会之实，更积岁月，效果当有矣。德楷然其言，终以才财两乏为疑。培艺制一预算案，计开办必要费不逾三千金，且锐然以主干自任。德楷曰：“若尔，事济矣。昨慰慈约办书局，吾方犹豫，兹拟合为一事，使彼承认君之计划，吾亦允诺投资。”于

是定议。集股八千金，于德楷、唐尔镛各代表半数。周培艺负责经理。通志书局先成立。经若干之波折，《黔报》亦以丁未六月八日出版。初，报馆组织，为一般人所不了解。以贵州之经济状况，若比较完善之设置，至少非万金不办。培艺先服务路矿公司，已审知贵阳绅商，放近利，贱公益。于德楷虽铁中铮铮，顾力不能独任。故所提预算，仅就机器部分之购买运输，示其概要，达到第一步，再谋第二步。厥后印刷则利用学徒，纸张则挹注书局。京外新闻，则转载各大报之确实妥速者；本省新闻，则委托各商会劝学所自由通讯。发行则周培艺专任。编辑则周培艺专任。而杨文清、徐家驹、李裕增、乐嘉藻、张百麟、钱良骏、宁士谦、任可澄、陈廷藻、鲁时俊等，亦时有文字上之助力。凡皆纯尽义务，丝毫无以累股东。惟收入方面，大反乎培艺所预期。商业广告，久久绝少登载，报纸销数，最旺时亦不逮千份，故财源益涸，年终休刊，已负债六百金。方筹备开业时，尔镛曾有补充经济之豪语，至是报告账目，殊默默不置一词。其后尔镛且宣言，报馆继续之问题，书局不欲与闻。但亦不居破坏之名，可划出机器部分，作价二千二百金。报馆主任须按月缴纳赁租三十金。进止听自择。培艺以中道停废，乖违初志。且以数月之经验，愈知报章大有裨于社会。消极方面，贪官污吏，劣团蠹役，率因揭载，迭有惩办。积极方面，学务之竞进，实业之萌芽，吏治之刷新，黔人无智愚，金曰有报贤于无报。亦会政府提议，按月补助四十金。于是熟权利害，定议续办。而周、唐裂痕，益划若鸿沟。先是尔镛总纂

教育基金，长袖善舞，一切新贵州之设施，皆欲以中学堂为出发点。其始之慨允补充报馆经济也，固将曰：余实卵翼之也。及见社会名誉，颇归培艺；言论主张，又往往相左。（尔镛尝要求将报馆稿件先日送阅，培艺谬曰：“君何时兼任警察厅长？吾尚未仲贺。”尔镛语塞而止。）尔镛遂悍然食言，以促报馆之自毙。培艺另辟蹊径，维持生命。尔镛益妒且患，常藉收回机器，无理干涉。培艺迁就百方，迄于己酉，终以不堪压迫，委《黔报》于尔镛。民党亦再接再厉，而《西南日报》代兴。

第二篇 成立时期

第一章 自治学社成立之经过

预备立宪，清廷不过利用一纸空文，收回已涣之人心，消弭方兴之革命，其无诚意实行，虽三尺童子知之。然海内志士，却缘此增一活动之新途径，即政党公开组织是也。党之为物，中国历史上皆以为大不祥。汉唐宋明，迭演悲剧。卒亦无补于国家之危亡。满洲以异族入主诸夏，袭用传统的高压政策，士大夫数过避罪之不遑，孰敢以结党自蹈科禁？中日战后，约束崩解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乘之，组织强学会、保皇会，然其目的或以鼓众，或以敛财，至劣恶不足道。粗具政党形式者，惟马良之政闻社，杨度之宪政公会。然发动远在日，国内寂无嗣响。而贵州乃于其时有自治学社之成立，尤能努力进行，尽量发展，终于推翻专制，建立共和。

回视马、杨等之旋起旋灭者，可不谓坚苦卓绝矣乎？初，周培艺筹办《黔报》，曾以主干推张百麟，百麟曰：“报章固应于时势之需要，然吾意尚有进。”因具述组党计划。培艺曰：“凡吾侪所为，皆不满于现状，而别悬一改造之鹄以赴之。然吾侪人微言轻，纵殫竭血诚，号呼奔走，而社会莫之张目，则事终无济。吾意第一步在取得社会之信用，而办报则信用之所由立也。”百麟曰：“人微言轻，诚吾侪之大不幸，然须知与吾侪感同同样之痛苦者，正不乏人。今贵族派壁垒甫立，士大夫抱负磊落，臭味差池者，方彷徨歧路，不知所归，吾揭集主义以为号召，必可得多数之同志。吾假政党为外帔，内幕仍进行革命。至于发皇舆论，振刷教育，竞争选举，参预政治，皆政党一部分之所有事耳。”百麟密划进行方策，选定从法政学堂入手，乃著籍为学生，奋其舌辩，嚶鸣求友。教员张鸿藻、同学钟振玉、张泽钧、周培桥、韦可经等皆攘袂前驱，同心缔造。又因法政以沟通巡警、师范、矿业各校，组党洪流，不期灌注于一般青年之脑海。是时国际形势，异常险恶，日俄协约，日法协约，先后披露。而我外蒙、福建、云南，即该约处分之目的物。丁未九月十六日，《黔报》第九十五号新闻栏内，有瓜分警告一则，揭示其事。百麟认为时机已熟，乃发表意见书，申述合群救亡之旨趣。签名入社者，前后相属不绝。部署初定，即以其年十一月，开成立大会于贵阳饶秋轩。时集会结社，尚无法律上之根据，而党之生存发展，有待于官厅之认可。一日，周培艺检阅北洋法政杂志，见天津筹办地方自治，有所谓自治学社

者，推卷起曰：“官厅最重援案，吾有案可援矣。”张百麟亦曰：“然，然。”遂以自治学社呈请，得特许立案。

第二章 自治社之社纲

团体既立，当有共守之信条。自治学社之题名，其始本以应付官厅，逮经深刻研究，遂获伟大之发现。社章规定，仅仅提示概要，而分析补充，具见二张之成立演说。百麟之言曰：“吾侪对于瓜分警告，不在乎痛哭流涕，惟在讲求救亡方法，据不佞愚见，吾侪现今保国，当用国民责任说，将来立国，当用国家主体说。故研究结果，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，藉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。即以个人自治为起点，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，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。并详考欧美政治经济之理论与实际，随预备，随发摠，以求适用于吾国。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，智识道德即随之增长；国内有一责任国民，国家即多一分力量。吾侪决心坚确，次第进行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。”鸿藻之言曰：“救亡问题，非揭橥一主义，合众人之力以奔赴之，不足以图功。然使所标主义不适于今日之现势，则画虎不成反类狗，结果亦终归无益。自国家客体之说出，以君主为国权之主体，以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，而国民则为其奴隶，受其支配，此说披猖于中国，已数千年。今日激于立宪各国之潮流，排斥国家客体说者，乃主张以国民为国家之主体。然此主义果适于今日之中国否？不待智者而知其无当也。然则最善之主义为何？据吾人所信，则所谓国家主体说者，比较的优于各说。何则？国家者，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继续的有利害关系之团体也。君主亦国民

一分子，不过经国民承认其有代表国家之资格。由历史的相传，而推之为无责任者，除君主外，无论何人，皆不可不负责任。是即所谓国民责任说，而为吾人所持以救国唯一无二之大前提。而个人自治、地方自治、国家自治，即本之以发生者也。自治意义，虽专指地方行政而言，然据吾人解释，个人与国家，无不可包涵于其内者。本此为主义，而以个人自治为起点，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，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。

（原注：既以国家主体说为正，而欲国家保其完全独立之主权，不受他国之干涉，而国际公法之原则，仍与他国共遵守之，故曰国家自治。对内则促代议制度确立，对外则为国际团体之一员，而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，此为国家自治之界说。）虽达成目的之期，未能预决。吾人拟定步骤，努力进行，有一毫之裨益，即尽一毫之责任。而尤望国民之各尽其责任，庶不负组织学社之初意。”此寥寥数百言之社纲，盖几经最高干部反复检讨，详密推究，认为准于立场，适于环境，激于学理，通于事实，始公表以问世。而党之各个细胞，亦能坚决信仰，其犹及见三民主义演讲者，常私叹当日创获，是非颇不谬于总理焉。

〔附录一〕 自治学社社章

第一章 名称及宗旨

一、本社名曰自治学社，凡个人自治、地方自治、国家自治之学理，皆当次第研究之。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，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，养成善良品性，造就完全人格，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。

第二章 社员

二、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者，无论何人，有本社社员一人之介绍，经评议部认可，得为本社社员。

三、社员有自认能维持本社经费者，得推为维持员。

四、凡与本社宗旨相同，虽未入社，而能实力赞助本社者，得推为赞成员。

五、社员对本社之责任，依社员规则之所定。

第三章 机构

六、本社社员中选举社长一人，代表本社。

七、由社员中互选评议员六人，组织评议部。议决本社一切事务，其部长由评议员中互选。

八、由社员中选举事务员若干人，办理评议部议决各事务。

九、事务员分职如左：一庶务课，设课长一人，课员二人。一书记课，设课长一人，课员二人。一会计课，设课长一人，课员二人。

十、本社有临时发生事件，由评议部推选特派员办理。

十一、本社职员任期，以一年为限，任满改选，但得连任。

十二、本社成立后，社员散居各地，必有一机关交通联络，共期社务之发达。每月定发行杂志一册，代表全社之意见，即以月捐为印刷费。论说之外，当将社务列入报告栏内，以便社员考查。撰述、编辑、经理、发行，均由本社评议员、庶务员中选任。社外之赞成者，及社员独抒己见发表批评者，论文精确，当陆续载入杂志。

第四章 场所

十三、本社每月暂租湖南会馆讲演一次，俟社务扩充，支部成立，再定永久处所。

十四、本社事务所暂时借用钱秋轩照相馆。

第五章 经费

十五、本社经费分为三种。

（一）社员入社费（四钱）及月捐（一钱）。

（二）基本捐，任社员量力资助。当列入报告，以表团体谢意。

(三)临时捐。当视临时事件之需要，由评议部酌定捐款之数目。若社员满百人以上时，每人捐款至多不得过一两。

第六章 规章

十六、本社社员规则及评议部规则，均由评议部议决施行；事务规则，由各课课长拟订，经评议部认可后施行。

十七、本社社章，以一年为实行期。期满修改，须有到会社员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议，出席社员过半数之表决，方为有效。

十八、本社其他一切必要规章，皆由评议部起草议决施行。

第三章 中心人物张百麟传略

张百麟，字石麒，湖南长沙人。父翰，能诗，工草隶，以知县需次贵州。落拓不偶，终身未尝补官。晚而生百麟，珍爱特甚，纵其意所如。故百麟为童子时，即出入秘密会社，寻究源流，慨然有锄去非种之志。弱冠沉酣坟典，佛老兵刑，靡不窥其奥窔。欧风东渐，于法政译籍，尤笃好而深契之。新闻杂志，塞几盈案。一日，家僮白事，遍觅不获。呼之，乃自故纸堆中跃出。为文章，千言立就，亦不假修饰，如长江大河，挟沙泥俱下，性通脱，喜结纳，无阶级，无门户，财物无所私，教学无所吝，闻风相悦，抵掌论交，长夜剧谈，篝灯达晓。盖所谓团体生活，百麟自少至老，虽造次颠沛中，未尝一日舍去也。其创自治学社，以孤穷客寄，掉三寸之舌，辗转游说诸青年，勤勤恳恳，有欧美人宣传耶教之风焉。及《西南日报》发行，公立法政立案，百麟两骖在手，从容揽辔，始入于发展之坦途矣。辛亥革命，不特环境四周充满反对之空气，即党之中坚分子，亦多以时机未熟为疑。百麟独毅然曰：“时机者，人力所造成也。今百年无动

作，亦可曰百年无时机。且党员内迫于生计，外牵于事业，不能不与官厅接近，日往月来，志气昏惰，前途有官僚化之危险。吾拚作牺牲，事若不捷，至少亦播若干种子于社会尔。”即席决策，就其住宅设置机关，任陈康为常驻书记，联络交通，昕宵杂遝，侦逻重重，屹不为动。可谓见义勇为，能断大事者也。然成功之母，忽产失败之儿。迹百麟所由失败，皆其成功曾经试验有效之手段。其一网罗人才，大抵缘于累次之延揽，以为可以吸收同志者，亦可以说服敌党。故听刘显世、郭重光、任可澄之阴谋破坏，而犹认为诚意合作。其一避远权势，任戴何人为首领，事实上均可指挥如意，而不悟杨蓁诚、赵德全非钟昌祚之伦比。风起尘合，仓皇奔逃，流转京沪楚粤间，卖文自活。然朋友故旧从之者常十余人，斗室短榻，意气自若。百麟尝作豪语曰：“宁可灶中无烟，不可座上无客。”亦纪实也。癸丑南京之役，任黄兴十日之秘书长。丙辰孙洪伊长内务，任三月之地方警察讲习所所长。最后广东政府简任司法部司长。百麟已疾笃，不克视事，生平不肯自暇逸，前卒之十日，犹努力工作，完成所著约法战争纪要。谓曾受某君助资四百元，不出书，人将诋为诈欺。然穷饿困乏，实为贵州民党之一大特色，不特百麟一人然。杨蓁诚、周培艺等亦复一贫澈骨，累濒断炊。中华民国之曾执政柄者，方云有愧色矣。百麟亡命以还，除追随孙、黄，尽瘁党务外，其独立经营者尚有西南协会，平报杂志社，俱报馆。初亦未遽忘情于黔事，卒以经济支绌，所图弗能持久。廖谦之殒戴戡，百麟驰书党友，称为去黔后

第一快举。逮王文华逐刘显世，臬郭重光、熊范舆，百麟已前卒，不及见矣。壬戌，袁祖铭任贵州省长，胡刚等联名上书，为百麟讼冤，省政府认为起义首功，给一次恤金三千元。

第四章 公立政法与《西南日报》

自治社之始立也，喉舌之司，仅恃一自治杂志。经费仰给月捐，办理至形竭蹶。顾鉴于《黔报》降志妥叶，徒买言论之不自由，遭遇困难，卒不获资产阶级之支持，故相率艰苦奋斗，自强自助。戊申年会，有兴学办报之决议。委任张百麟、张鸿藻、钟振玉、张泽钧、李泽民、陈守廉、韦可经、黄泽霖、黄少仪、刘镇、陈钟麟等十一人负责筹备。筹备员从党的立场出发，以为须普及法政学理于一般青年，使深入群众，激发人民之国家思想，始能共同救亡。因定设立法政别科，租福建会馆为校址，敦请长沙吴嘉瑞为监督，又得宁士谦、钟昌祚、平刚、彭述文、谭璟、钟振声、杨寿箴等加入创办，分担教授。招生就绪，以己酉五月六日开学。是时国内各省，法政未有公立，而贵州提学司陈骧，尤深悉自治社。不特呈请立案，备遭留难，即甄别考试，亦压搁至数月，不予榜示。会政局变动，骧调署布政司。巡警道贺国昌权学篆，始得详院咨部，核准立案。国昌又特拨附加屠捐四百余千，为之补助。嘉瑞出署贵东道，海盐朱兴汾继任监督，官立法政堂长欧阳葆真，教员李培元、钱良骏、朱幼岑等皆愿分钟点，尽义务。于是该校由险恶环境中日就发展。杨寿箴于第一周年纪念，曾著论曰：“吾黔近数年来，教育界之表